

我不明白，冬子死前，为什么要写那么多的卫生纸《我的左手》**钟晶晶**，那天晚上闷热，警察把我的朋友送进2号舍，将我带到9号舍门前。我还在问他《报告政府》**韩少功**，王红旗十岁的时候，被父母打发到一间单独的屋子里睡觉。屋顶不大，四面板壁贴满了报纸。一天他半夜醒来，发现板壁上有一只发光的亮点，卧在那里久久不动。迷糊中他想了想，没猜透这只亮点的来路。第二天起床后，他把脑袋转到板壁前，再没找到那只亮点。他只看见大大小小的黑字在板壁上挤来挤去，像是在看一场露天电影。从一点亮光起《未完成的夏天》**钟求是**，我妈妈书报是依自己的初潮来临的，而不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城外的炮火声。她沿着昏暗的走廊往厕所跑去，似她那股浓烈的血腥气都来自她十四岁的身体。天还不亮，引她一手拎着睡袍棉布睡袍的后程；一手端着蜡烛，在发亮的石板地上匆匆走过《金陵十三钗》**严歌苓**，我从城里回来的那天，映山红把一座山开得高更望的，五月的阳光也好像没法说。可我无端却在这一天走了《大嫂证》**罗伟章**，他们是乡下的那路厨子，躲职而贫穷，没有跑过此情，一切手艺都是自己苦琢磨出来的，所以和正经厨子又不一样。出自他们手的七碟八碗就有了特殊的地方《恒夏》**王祥夫**，如果说中国20世纪80年代是“单位时代”向“货币时代”的转移，那么90年代以后，中国则开始了“货币时代”向《中国人民的理想生活》**曲 兰**，抗日战争肯定与扁嘴巴子有关系，这是肯定的。要不《扁嘴巴子的故事》**李钢林**，小时候我喜欢在家门外的海边玩耍和远眺。我没想到到自己曾经沉溺的高地，现在竟成了人们不可不去的地方那里已经筑起《少年时代的一次出走》**陈建功**





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

《北京文学》编辑部 / 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北京文学编辑部编.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 6

ISBN 7-5039-2998-7

I. 中… II. 北…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1581 号

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

主 编 《北京文学》编辑部

责任编辑 斯 日

责任校对 张 莉

封面设计 唐东仁

版式设计 刘宝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6.625

字 数 500 千字

印 数 1—8000

书 号 ISBN 7-5039-2998-7/I·1378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目录

中篇小说

我的左手……钟晶晶 / 2

报告政府……韩少功 / 55

未完成的夏天……钟求是 / 123

金陵十三钗……严歌苓 / 160

大嫂谣……罗伟章 / 210

短篇小说

雪窗帘……迟子建 / 260

唱三叹……石钟山 / 271

我们村的最后一个地主……冯积岐 / 284

婚宴……王祥夫 / 303

我们的战斗生活像诗篇……范小青 / 313

报告文学

中国人民的理财生活……曲 兰 / 324



日本遗孤……刘国强 / 375

高考殇……舒 云 / 428

我们可以称他是伟人(存目)……何建明

“超女”!“超女”!(存目)……吕 辉

散文随笔

扇嘴巴子的故事……李钢林 / 476

少年时代的一次出走……陈建功 / 488

明天我结婚……邓 刚 / 492

净土上的狼毒花……李存葆 / 498

我的哈佛岁月……李欧梵 / 513

目录



中篇小说



◎钟晶晶

我的左手

我的右手不知道左手在干什么。

——F·卡夫卡

你不明白，冬子死前，为什么要屯积那么多的卫生纸。它们呈卷筒状的身躯端正而沉默，如同穿着肥厚制服的士兵，拥挤在病房的壁柜里。卫生纸多达数百卷。在精神病院的三年时间里，每逢星期日探视，冬子便要求家人给他送卫生纸。卫生纸是生活必需品，家人和医院都无法拒绝他的要求，尽管他们早就隐隐感觉到，他的卫生纸用得太多，也太多了。后来有一天，当这些屯积的卫生纸终于挤满了壁橱、床头柜、抽屉以及床铺下，在护理人员的监视下那小小的病室再也无法存放多余的卫生纸时，冬子便用一根绳子，将自己挂在了窗户上方的暖气管上。

冬子的遗体被火化那天，你去了城市西郊的火葬场。料峭的寒风中你发现，遗体告别室的门外，站着很多你不认识的人。他们的衣着很得体，就和他们的悲伤一样恰到好处。放在室外的花圈已经摘下了白幡正准备换上新；那些尚未摘下的几条白纸被风吹得起伏不定，字迹模糊无法看清。你隐约看到了一个机构的名称，你才恍然想起，冬子也曾是一名单位的职工，和



你一样。

除了那位白发苍苍的母亲，人们的悲痛显得节制，合乎礼仪。对每个死者都播放一遍的哀乐使一切都程式化和平等。人们在鱼贯鞠躬走过遗体之后便来到了早春料峭的空气中，他们的肺部十分诚实地松了一口气，他们将刚刚租来的白纸花和悲伤一起放回门口的纸箱中。你就是在這時到来的。你跟几个素不相识的人的后面走进遗体告别大厅的队伍中。大厅中弥漫着暗淡的悲哀和低回的哀乐，当你向大厅正中那用冬青、百合和菊花组成的巨大花丛中望去，你才发现，那躺着的显得臃肿的躯体上，有一张你不认识的、陌生的面孔。

你的心就在那一刻惊讶地叫出了声音，你的脚步刹那间出现了迟疑，但却不能迟疑得太久。哀悼的队伍正源源不断地按照指定的路线向前，你不可能退后，就像已经流进大海的河流不能退回河道一样。站在你前面的两个人已经在鞠躬后离开，站在你后面的两个人正等待着你上前。你犹豫着走上前，或者说你不得已被人流挟裹着上前，你对着那不认识的躯体鞠了三次躬。每一次弯腰的间隙你都能看到那花丛中的面孔，你觉得那眼睛突然活了，正露出一丝缝隙，透过那缝隙，那躺在花丛中的陌生人，已经看到了你的窘态，平静、苍白的脸上带着嘲讽的微笑。

之后你像所有人一样去和死者家属们握手，那花圈上的名字，那同样陌生的一张张面孔更证实了你心中的疑虑。然而你的出现并没有让任何人感到吃惊，家属们对你的到来表示了一视同仁的感激。一位面色浮肿的中年人握紧了你的手低声说谢谢，那位老母亲甚至抓紧你的胳膊将花白的脑袋伏到了你的胸口，她泣不成声的话语让所有的人都确信了你和死者的情谊。就在那一刻，你的眼睛猛然涌出了泪水，它们就和你此刻猛然涌出的悲哀一样，尽管来路不明却十分真实。因为那位母亲，那位你素不相识、从未谋面的老母亲说：

“我儿子他一直到死都想见你。”

你把这句话当成一种启示，一种暗示。后来你知道，你只晚了几分钟，几分钟前冬子的遗体和照片刚刚撤出这间告别室……但正是这寥寥几个字，如同密码，接通了你和冬子之间跨越幽明两界的隧道。这是冬子留给你的话。因为几天前，在冬子那落满尘土的家中，冬子的母亲也是这样对你说的，她说：

“我儿子他一直到死都想见你。”

现在，当你在电脑上打下这几个字时，你的目光越过那林立的高楼和灰色的街道，落在了距北京万里之遥的陕北高原。你和冬子工作过的那个工厂（一个制造水泥的地方小工厂）就坐落在那里。那是一片黄色，黄色的河流，黄色的土地。绵延千里的黄土塬像是牙膏被挤成了半凝固半流动的一堆又一堆，脚下是蜿蜒流过的被人们歌唱了无数遍的延河。这是一条地地道道的北方河，要么沉默而清浅，要么咆哮而浊重。你好像看到了两个在河边赤脚钓鱼的青年。那是你们，你和冬子。你们穿着褪了色的草绿军装，高高挽起的裤腿下是被晒黑的强健的小腿，冬子宽宽的肩膀背对着你，冬子野草般茂密的头发对着你。你是多么喜欢看他将鱼饵挂好，将长长的钓线向水中甩去，那细细的一道光划开蔚蓝的空气最后凝固在荡漾的水面上，垂直定在那里，好像通往上天的一条隐秘道路。这道路的终点就在冬子手里，骨骼结实沉稳不动的手里；冬子凝然不动的侧影让你想到了上帝，上帝，一位胸有成竹的狩猎者。

这上帝用左手握着钓竿。

你不会忘记，你和冬子是一对搭档，无论打什么球羽毛球乒乓球，双打你打右手，冬子打左手。

这就是冬子的手，冬子的左手。五根指头短而粗大，手掌很小，手腕却很粗，每一块骨头都镶嵌得密密实实，让你想到兽类的蹄爪。冬子紧握球拍的样子也让你想到兽类，一只机警的、随时准备跳出去的兽，而且是天然的猫科杀手。比如茸茸皮毛带着黄黑色条纹的虎，比如将身子缩成一团又猛然弹射成一条线的豹子。你们是两只年轻的豹子，你们并肩跳跃在那彻夜不眠的夜晚。你至今还能闻到那些夜晚，不是看到而是闻到那些夜晚，你们在空旷的厂房里在水泥球台上打乒乓球的夜晚。从冬子身上散发出的汗味儿带着咸味儿热烘烘地源源不断地向你飘过来，不过也可以这样说，这味道原本就是你的，正源源不断地向冬子飘过去，你们的气味纠缠在一起混合在一起已经难分彼此。你们的臂膀经常碰撞在一起，你们的腿脚经常践踏在一起——你还记得，有一次冬子不小心踩了你的脚，你发的那通脾气……那脚的大趾甲盖下面淤了很大一块青紫，如何夹在两层趾甲中间，如何随着时间推移逐



渐向趾甲的上缘退去并一点点消失……

现在你看到冬子的手抱着那只小狗，那只叫粑粑的小狗。如果不是因为粑粑，你们永远也走不到一起。在运送第一批进厂青工的那辆车上，冬子正好坐在你的旁边。你像所有人一样把他当成了当地的农村孩子。他穿着脏兮兮的土布衣服，嘴角和脸上满是晒裂的斑痕，紧紧抓着一只粗布口袋。当你挤坐在他身边时他说：当心，别压了粑粑。你没听清，你问什么？他大声说你小心，别压了粑粑！他的口音是纯正的北京口音，但他的话却让车上的人都笑了起来。你恼了，说你小子小心，你敢再说一遍？冬子急忙解释说我说的是不是你，我说的粑粑是……是这个东西……说着他打开了捏在手里的那只粗布口袋，一只毛茸茸的黑脑袋探出来，两只耳朵一竖，汪汪！满车大哗：哇……原来你爸爸是一只狗啊！冬子憨憨地说：这只狗叫粑粑。人们更笑翻了……

后来你便经常发现冬子领着粑粑在散步。这小狗长着黑黑的脑袋，蹄子却是雪白的，拖着一条后腿一瘸一拐地在地上趔拉。厂里养狗的知青有那么几个，天天遛狗碰到一起便免不了炫耀或者争斗，粑粑便成了被欺负和耻笑的对象。通常是，大个儿的狼狗欺负粑粑，小个儿的哈巴也追着粑粑吼，粑粑知道打不过人家也跑不过人家，便只有夹着尾巴紧紧跟在冬子后面。冬子和这条瘸腿狗一起成了知青们的笑柄，他们说冬子不仅养了一个瘸子狗，还管这狗叫爸爸。他们说你若是个爸爸就来找我，犯不着去找一只狗啊！他们用骨头引诱那一瘸一拐的狗，非要让它站起来才给它吃，他们说你这个笨狗，瞧你的样子多难看啊，连站也站不起来，就这样还想当人家的爸爸？说着便将那骨头朝粑粑的小脸砸去。粑粑努力站着的身子朝后一倒，看到地上的骨头，眼睛里含着泪，忍了忍终于没吃，一瘸一拐地夹着尾巴蹭回到冬子身边。冬子黑着脸抬腿踢它：去吃那骨头啊，去啊！贱货！粑粑听懂了，愧疚地低下了头，呜呜趴在地上，连腿也跪了下来……你是唯一不嘲笑粑粑和冬子的人。你抚摸着那难过的小狗问，它的腿怎么瘸的？冬子说，粑粑是在趴在我脚下睡觉的时候，被我一脚把腰椎踩断了，谁都说它活不过冬天，可它竟然活过来了。说着说着冬子自豪起来，冬子说粑粑看着病病歪歪，命大着呢，是不是粑粑？小狗像是明白了他的话，抬头呜呜回答。粑粑的眼睛黑而明亮，有着十分的美丽和湿润。你问为什么给它起这么个怪怪的名字？冬子说有什么办法呢？房东送给我的时候，已经叫这个名字了……你常常带着省下的馒头给粑粑吃，小狗和冬子都和你熟了。后来有一天，粑粑突然生了

重病，你陪着冬子踏着雪，抱着发烧的粑粑走了十五里路去公社找兽医，可是在半路上，在天刚刚蒙蒙亮的时候，粑粑就在冬子怀里咽了气。你和冬子将粑粑变硬的尸体在水泥厂旁边的一棵大树下埋了。冬子用自己的枕巾包裹了粑粑，你回宿舍找来了一只纸箱子和一把铁锹，就在那小小的坟茔堆起来的时候冬子突然哭了，冬子拼命忍着但眼泪还是流下来，冬子一边使劲擦着眼泪一边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这是怎么啦？真丢人真丢人啊，你可千万别告诉他们我为粑粑哭了啊……你不说话，你走过去，轻轻搂住了冬子的肩膀，就在那一刻，冬子趴在你的肩头哭了起来……

后来冬子就搬进了你的宿舍。这时候，粑粑坟墓上，已经长出了青草。

水珍

坐落在延河边的小水泥厂，工人大多来自附近的山沟，烧制水泥用的原料石也来自附近的山沟。石头被装在一只只大筐里一左一右驮在瘦嶙嶙的毛驴身上，毛驴们颤悠悠摇晃着，排成长长的队伍，尖尖的耳朵竖着，细腿蹒跚在延河岸边的黄土高坡上。顺着蜿蜒的小路爬上陡峭的山路再涉过浅浅的河滩，从腾起的黄土中钻出来，钻进水泥厂的铁门里。每星期，总有那么一天，随着毛驴们东倒西歪地走进水泥厂的大门，热闹的节日便到了。那是毛驴们的聚会，也是年轻的男人们和女人们的聚会。毛驴们叫着，人们也在叫着，矿石被轰隆隆地卸下，浑身大汗筋骨酸痛的毛驴们身上一阵轻松，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小公驴们，蓦然看到附近有那么多的异性毛驴时，心头便会一热，之后蠢蠢欲动起来，这感受，和那些浑身大汗的男人们相同。当然毛驴们的表现更直接，它们不会用眼神暗示也不会用话语挑逗，它们省去了这些不必要的铺垫而直奔主题，因为它们平日被关在各自家里被沉重的磨盘碾盘羁绊着，机会对它们难得而弥足珍贵。看到这些脱掉重负的毛驴们饥渴难耐地纠缠在一起，男人们就会叫起来，提醒女孩子注意那年轻的公驴的举动，他们会喊看看那小子在干什么呢？看那小子跳到什么上去了？看看，那小子人不大东西可够长！看看看什么流下来了，啊啊好大一摊啊！而这时，那些女孩们，大多红了脸低下头，男人们，却仰起脸大笑起来。

你那时刚刚二十岁。厚厚的防尘面罩遮住了你的脸，厚厚的防尘面罩也遮住了冬子的脸。你们不说话。但你知道，冬子的心在跳，和你一样。



有一天夜里你迷迷糊糊地睡着，有人把你推醒了，是冬子。冬子说我睡不着，让我到你的被窝里吧。

水泥厂的青工们两人一间宿舍，这宿舍是一孔孔窑洞，坐落在厂区里面的山坡上。两人的搭配一开始是工厂指定的，经过一番自动调整，就成为相对稳定的自由组合了。你原先的室友是一个患失眠症的男孩，他受不了冬子总是半夜吵吵闹闹地过来拉你打乒乓球，主动和冬子换了房间。事后你才明白，冬子是有意的。当冬子将自己的被褥搬过来之后，你才发现，冬子其实非常安静。

冬子和你原本在同一座城市长大又同时去西北插队，但只是后来招工到了水泥厂你们才认识。你相信如果在城市里你们是不会成为朋友的。冬子属于那种“胡同里的孩子”，而你的父母却是文化人，你家庭着两个保姆——你一个，你弟弟一个。你的家里有老式旧唱机有成叠的“贝九”“贝六”“老柴”和勃拉姆斯，当你一边让保姆洗着脚一边听着这些世界名曲的时候，冬子还在胡同里流着鼻涕一把土一把泥地“扇三角”“弹弹球”呢。可当你们在水泥厂相遇时，你们却成了最好的朋友和搭档。你们在一起吃一起住一起打球，这情形，让很多人都迷惑不已。

连你也为此迷惑不已。

那天晚上冬子钻进你的被窝，你们有好长时间一动不动。冬子的皮肤黝黑无比却很光滑，这出乎你的意料。发现这一点的是你胳膊上的那一角皮肤，它在冬子钻进被窝的第一时间最先接触到了冬子的腿，之后就是冬子的胳膊。冬子的胳膊在碰到你时先是躲了一下，之后，却又长久地、假装若无其事地停留在那里了。你们就这样直挺挺地有些僵硬地躺着，只保留着胳膊那一小方接触，像两支居心叵测的大军，只保留着局部地区试探火力的短兵相接。

你假装打了个哈欠来掩盖你的尴尬。你从没与别人睡同一被窝，甚至和你的亲生兄弟。眼下的处境让你很不自在，为了说服自己，你只能把冬子设想成你那小你五岁的弟弟。你确实有个小你五岁的弟弟，你曾经带着他去公园游泳，你还记得他腰里挎着大游泳圈小鸭子般蹒跚走下游泳池的样子。可是你无法把冬子当成你的小弟弟，这是显而易见的。

还是冬子说话了。他说，你的被窝很凉。

你没说话。

冬子说你的被窝真的很凉，不像是有人睡过。

你还是没说话。

冬子说你的被窝凉得像坟墓。

你决定假装睡着。

冬子触触你的腿，冬子说你又冷又硬，是一具死尸。

你闭着眼睛慢慢说你的脚很臭。你脚臭得像一摊屎。

冬子笑了，很高兴你能搭话。冬子说，喂，白天你看见那些驴了吗？驴们的家伙就是大。

你不说话了。不是不习惯这个话题，而是不习惯在被窝里谈这个话题。

冬子用手触触你，冬子说喂你看见了吗？

你猛然坐起来，靠着墙。

冬子说怎么了？

你说蚊子，我觉得有蚊子在飞来飞去。你光脚跳到地上去找蚊香，黑暗中，你觉得冬子的目光在打量着你。

你划火柴，怎么也划不着。冬子说我来划。冬子蹲在你跟前划火柴，你们的头发挨在一起，一股浓重的气味从冬子蹲着的身体里发出，将你们缭绕在一起。

没有插蚊香的架子，冬子用一把小剪刀的尖口插进蚊香。

当冬子将剪刀尖尖的刀口插进盘旋的蚊香那小小的核心时，你的心莫名地动了一下。

就是在那天晚上，你向冬子谈起了那个叫水珍的女孩。

在你刚到水泥厂的那个冬天，你们的厂长派你参加“支农”工作组，到附近的苏家沟村去“指导工作”。所谓工作组，只有两个人，组长是你们的车间主任，组员就是你。这是一个人人羡慕的差事，因为它恰如其分地避开了人们的视线——工厂的人会认为你“下去”了，农村的人又会认为你原本在“上边”，在这究竟是“上”还是“下”的迷惑中，你便有了一个自由的空间。你不知这美差是如何落到你头上的，是你的沉默寡言让车间主任感到放心吗？还是你在知青中挺不错的人缘？你带上了你最喜欢的书——一套《全唐诗》，在车间主任兴致勃勃地召集村民们开会，策划着副书记推翻正书



记或副队长推翻正队长的时候，你却无所事事地在村子里闲逛，面对黄土高坡，吟诵几百年前古人眼中的梧桐芭蕉。天气晴朗的日子，你会拿出一把从家里带来的电动推子，给村里的孩子们剃头。那些孩子们——主要是小男孩们，排成高矮不一曲里拐弯的长长一队，鱼贯经过你的面前。你用一条旧毛巾胡乱围住那些黑黢黢的脖子，将那些或扁或圆或周正或歪瓜裂枣的小脑袋一按，于是几十双小眼睛便盯住你，安静下来，无比崇拜地看着你将各式各样的毛茸茸的脑袋改造成千篇一律的光头秃瓢。你拥有的崇拜是这样的明显，走到哪里，身边总跟随着一群闪闪发亮的小脑袋。他们是你最忠实的近卫军，他们用拖着鼻涕的吆喝为你开道：工作组，来了，工作组，来了！他们不知道你的名字，他们叫你工作组。车间主任用没日没夜的开会和斗争努力树立起来的威严，你用玩具般的一把电推子，也得到了。在山里人看来，你的电推子也许比车间主任的声色俱厉更能体现工作组的权威。这难免让你陶醉，有种造物的成就感，晃动在阳光下那漫山遍野闪闪发亮的小脑袋，让你觉得自己走进的不是村庄，而是自己亲手缔造的帝国。

崇拜你的不仅是孩子们还有他们的父母，他们说，这个知青能得很，不但会读报，还会剃头。手里的那个机器，忽悠忽悠，哎呀呀，比剃头师傅的刀子，可快多了。

车间主任对你的表现很满意，不是因为你会剃头，而是因为你对他的那些会议和决议全部不闻不问。你的不闻不问是如此彻底——有一天夜里，当你被一阵莫名其妙的噪声吵醒，看到你对面，和你同住一屋的车间主任的炕头下多出了一双女人的鞋，主任的被窝明显地鼓了起来，你就不仅聋哑，而且双目也失明了。第二天，你提出了一个巧妙的理由要求搬到别处，车间主任立即通情达理地满足了你的要求。

你搬去的那家老房东，有一个小男孩，还有一个女孩。那女孩很漂亮，当时你还不知道，她就是水珍。

人们都说陕北女人漂亮，苏家沟的女人更漂亮，但水珍的漂亮就是在苏家沟，也是格外醒目的。水珍的皮肤很白，是那种带着玉石光泽的细腻的白，很多年后你在一次文物展览中看到了一尊玉观音，那种温婉秀丽亭亭玉立，还有那种白的质感，都让你想到了水珍。在这个冬天，水珍还是个梳着大辮子的乡村女孩，个儿头不高，穿着厚厚的花布棉袄，朵朵白色的梅花开在暗蓝粗糙的底子上。当你提着行李卷儿跟着车间主任走进的时候，水珍

正在擦箱盖——窑洞中摆放在土炕旁边的、唯一可以既当箱子又当桌子用的家具。她低垂着睫毛，眼角的余光扫了你一眼，一扭身子就出去了；倒是车间主任久久注视着她的背影，没来由地咳嗽起来，之后他说：咳，你这娃，可是来了个好地方啊。

这天晚上，你正偎着被子坐在炕上读书，门敲响了，女孩抱着一堆玉米秸走了进来。她低着头并不看你，她说她爹让她给你添炕火。你说谢谢，让她把柴草放在炕下你自己添，女孩答应一声放下了，却并不离开，反而转身关上门，蹲下来，一根一根往炕眼里添起柴来。你感到尴尬，不知怎么办才好，你还太年轻，不知道在这乡村，一个女孩深夜独自来到一位单身男人的房间里为他添柴火意味着什么。你只是觉得，女孩添柴火的动作是太慢了，她那张注视着炕火的脸也太红了，而且你发现，在这个深夜里她的头发竟然梳得很光，光溜溜的大辫子系着一根红头绳，软软地垂落在胸前，身上是过年才穿的、崭新的印着喜字的红棉袄……你假装在读书，却读不进去，你陡然盯着那些白纸黑字眼前却一片空白；窗外的北风呼呼吹着，火苗越来越旺，女孩的脸越来越红；你的脸也一点点红起来，女孩添进炕眼中的柴草烧热的不仅仅是你身下的炕。你不敢动弹，因为你是脱了裤子捂在被子里的，女孩是不是也猜到了呢？她是不是发现了你的秘密？她没有抬头，但她注视着火光的长睫毛颤动着，在偶尔被你捕捉到的一瞥中，正扫向你的被子，还带着一丝狡黠的、若有所思的微笑……

她站起来，长嘘了一口气，说：好了，这下你可以暖暖和和地睡上一觉了。说着她的眼睫毛挑起来，对你飞快地一瞥。

你的心被那眼神碰了，轻轻地碰了一下。那眼神里有一种水汪汪的东西，波光潋滟地向你荡过来，你的脸无端地更红了，你的心跳得很厉害，你说谢谢。

她不说话，大概是你的客气让她不习惯，感到了距离。她有些失望但还不愿放弃，玩弄着手中的辫梢儿，她望着那只放着书本的箱盖，像是打量那些书籍又像是想着什么，等着什么，不时偷偷抬眼朝你打量一眼。她突然说：我给你打壶水来。说着，仿佛怕你阻拦，不等你回答，便将你放在箱盖上的暖水瓶提起，逃跑似的出了门。

你急忙爬起来穿好了棉裤，你知道她还会来，因为她还会送水来。你不清楚她为什么要这样做，但女孩儿对你有意，想引起你的注意，想等待什么



事情发生，这一点，你还是感觉到了。你不知她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不，确切说你不是不知道，你是知道的，但你不愿对自己承认。你早就听说这一带的女孩子喜欢男知青，尤其是来自北京的知青更让她们迷恋，你没有想到，这种事情还真让你碰到了。可你知道什么也不会发生，尤其是你。想到这里，想到女孩子那红润的美丽，你感到悲哀……

门开了，女孩子提着水瓶出现在门口，看到你已经穿戴整齐站在地上便吃惊地站住了。你没有让她进门，你接过了她手中的水，你说谢谢你，让我来吧，说着你就将暖水瓶放在了箱盖上。女孩子站在门口，望着你，黑眼睛睁得大大的，满含期待；你却将手扶在门把上，居高临下地望着她，你的个头比她高，你的身子毫不客气地堵住了她可能进来的通道，你慢慢说：你还有什么事吗？天不早了。

女孩子的眼睛直直看着你，就像你的声音中有什么东西把她催眠了。就像你的声音中有什么东西，像一把橡皮擦，把她原本五彩斑斓的头脑抹成了一片空白。她是一字一字地听，一字一字地竭力弄懂它的，她的目光有些迟钝，因为把每个字串成一句话来理解是需要时间的。但她还是懂了，因为她脸上的笑容变凉了，就像有一摊你看不到的水隐藏在她薄薄的皮肤后面，慢慢凝固了。她的脸顿时变得白了，一扭身，她离开了你。

院子中对面老房东的房门吱呀响了一声，里面传出老房东的一声咳嗽，又安静了。你能感觉到老房东一家知道这一切，并等待着……他们为女儿留了门。

第二天你起得很早。老房东照例憨厚地和你打招呼，面色中那种苦涩的尴尬让你证实了自己的判断。你们都不朝对方的眼睛里看。吃早饭的时候女孩没有出现，老房东亲自为你盛稀饭，他哆嗦的手将稀饭洒到了灶台上。你将碗送到厨房的时候发现女孩独自一人在厨房里擦着早已干净的锅台，将脊背对着你，面若冰霜。后来好多次，在路上，在门口，只要碰到你，她便将脸扭了过去。

望着她那发白的脸，你感到后悔。人心真是奇怪，正是在她不再理你，处处躲着你的时候，你才对她发生了兴趣。你得承认，这姑娘是美的，她那皎洁的面容是太阳，走到哪里，男人们的目光便成了围绕她旋转的向日葵。而且她还是个聪明的姑娘，知道自己美丽的价值，对这美丽有着很高的期待，所以一般的乡村小伙子她是看不上眼的。在人们的议论中你知道她叫水

珍，苏家沟的苏水珍是开放在这小山村里的最最靓丽的一朵美人花，不知道什么样的小伙子才能摘下她呢？人们感叹着朝你一瞥，目光十分意味深长。

你知道人们在议论你和这个女孩。在这个山村里什么都不是秘密；就连你这个引人注目的北京知青（而且是工人知青）住在这个最漂亮女孩的家里，就连你们的互不搭理，就连你们的彼此冷淡，就连那女孩扭过脸时那睫毛的颤动，都被人看在眼里，成为可被猜测和咀嚼的意味深长的话题。你依旧表情平淡地走在村道上，那些若隐若现的议论如同丝丝缕缕的蜘蛛网，不能羁绊你却让你无法漠视，因为它挥之不去，它看不见摸不着却牢牢挂在你身上。你只能把希望寄托于时间——两个月的“指导工作”即将结束，到时候你将离开这里远走高飞，到时候谁还会记得一个北京知青和农村姑娘之间纯属猜测的子虚乌有？

在你离开苏家沟的前一天，傍晚，你回到房东家的时候，发现车间主任竟然来了，并且正坐在炕头上。坐在对面的是老房东，水珍正坐在车间主任的边上。车间主任显然已经喝了点酒，其量刚好够他进入状态。他面色微醺，长满黑毛的大手搭在水珍的肩膀上。水珍微微低着头，一条腿站在炕下另一条腿半搭在炕上，一副半推半就似坐非坐随时要离开走开子的样子。门开了，你站在门口，所有的人都抬头来看你。你看到水珍的脸上掠过一丝阴影一道惊慌，她动了动身子似乎想把肩膀从主任手下闪开，但却被主任抓得更牢了。你假装没有注意这些，你冷冷地对主任打了个招呼就走到里屋倒水去了。当你提着水出来，你却看到水珍已经坐到了炕上，两条腿完完全全地坐到了炕上，而且正在对着主任微笑，这是你曾经见过的那种笑，那种面色绯红水光潋滟的笑，不知为什么，你的心狠狠一疼，仿佛被一把刀刺了一下。

一个月后，当你在水泥厂里碰见水珍和一群女工走在一起时，你并没感到意外。

夜雾伴随着蚊香在房间中渐渐飘荡，你和冬子并肩坐在床上吸烟，冬子手中的烟头时明时灭。

其实你不告诉我，我也能猜到，冬子说，水珍真正喜欢的是你，这在水泥厂，人人皆知，这不是秘密。

傻子才看不出来呢，冬子说，她和所有的男人开玩笑，打情骂俏，惟独

